



卧牛集初編

七八

~和16  
736  
4



門 16  
卷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七

飛驒 赤田元義伯宜 著

男 光暢永和輯校

序

壽沼先生序

蓋十年前余與君美子敬西遊浪華主沼先生家先生推愛相容接遇甚厚余及二人深懷之德至今思之恍然乎眉睫間夫浪華先王之舊都也在昔

仁德帝謙讓之德上下和睦太平丕闡於此之時王仁獻斯花之唱天皇發竈烟之詠厥后千有五百載

明治  
月  
日  
錄

列朝相承王都屢遷王澤已衰大雅不作浪萃非復昔之浪萃也然地靈所使王氣不全消沈有豐臣氏能合諸侯行霸海內大築大坂城復浪萃之舊於是九市八鄠通水成渠闕闐相望賈鬻為政巍然關西大都會也

國家因循至今弗改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時焉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以孔子之大聖遠遊舊邦以觀夏殷之道雖千百載之久文獻不足徵也猶有流風善政之不易者焉矧浪萃之地吾先王

之豐鎬也雖無老成人豈無尚有典刑哉必有耆舊遺老習故事者焉吾將欲就聞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焉則沼先生其人歟先生以醫業其行不欲與人為異陸沈自晦退觀其所為則文章之美足行當世矣且先生之遇我也非德誼之至則烏能使人更十年之久恍然不可忘哉夫浪萃之地王者之遺澤雖更千百載之久其俗淳彫敦大守終純固豈他邦之所能及哉乃如先生則其最也自古賢者非退耕畝畝伏處巖穴則必隱於醫卜先生為人溫藉風流與時浮沈以養性靈此真隱者非舊都之一遺老邪先生

今年甫六十其門人將謀壽之初度寄書來告余越在千里外不能奉觴以蒞其筵乃蹶然起祝曰先生萬年福履其全即使先生壽考萬年天祿永終則吾將他日就問其所謂坤乾夏時者先生其為我善志之

壽北海先生序

北海先生始仕青山侯既辭祿退隱平安教授生徒於是四方之士負笈麋至履滿戶外先生講授之餘最富著述詩史詩選數十卷既刊行於海內蓋以一人之見而權衡天下古今之士古人其猶病諸世之

知先生者於是益衆則聲譽亦益藉甚於四方矣今歲壬寅方膺七袞之禧門人將謀觴於城東靈山之上預乞詩於四方壽之也乃從游子弟及四方知名之士爭而上壽詞章維競華封滿堂余辱知先生于今十年所撰著詩若文就乞是正至今弗懈余奉清誨弘多矣然余僻處飛驒山中寡聞寡見加之駑鈍之質學之不熟碌碌如故夫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而四方人士歸焉聲明之盛文物之美天下莫之與京先生獨擅美藝苑四方具瞻一如泰斗則又何待余之褒稱哉然其所當言而不為言亦非所以賀之也

若夫先生之業可得而見者在史與選邪自有史選世之知先生者益衆而先生名亦益盛矣則四方之士其孰不願欲先生之壽哉如余不佞亦所仰而冀焉今聞有斯舉也可不躍然以喜哉雖然使先生而仕得志則又何暇及論著天假以長年使先生著述是富藉甚成名則先生之所以獲天不亦厚乎在同入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古人所謂人爵不足而天爵有餘者先生之謂矣余業已不能往蒞其筵也亦不敢與大方之士並馳以爭詞章之美也唯頌述其所以獲天之厚耳豈敢望賀者齒列乎亦唯竭

鄙誠乎爾

壽呂竹丈人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善乎是言也余觀大史公所傳自古治生產致富者若范蠡子贛之賢蓋鮮矣自白圭以下唯見其術之有長耳圭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其權變決斷取予所守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然是唯一人之資而身無處士之義豈足貴乎呂竹丈人之治生也有足稱者矣丈人子敬之父也其家以釀酒為業丈人節儉自率而取給焉

見人之有善則悅之出其天性可謂長者矣余於丈人受忘年交久矣丈人今年甫六十覽揆之辰子敬來圖所以壽丈人焉余曰善哉為人之子成父之美孝之至也夫鄉黨尚齒天下之通義也三代之學必行養老吾子之舉其庶幾乎吾子復奚疑焉子敬結髮讀書喜詩文自六經以下及諸子百家莫不通覽蓋丈人勸誘之力居多矣丈人居常戒鄉黨子弟曰勉之哉人而不學莫以知道以余之無一技能也無以余為比及子敬之童齒授之句讀子敬倦焉則丈人啖以美果使之勸勉不廢矣子敬之業由此日長

比及突而弁也吾黨稱以才子子敬與余最相善推余居一日長余業已與子敬相得而友二十年矣知我信我諸子莫以及也自大史所傳歷世貨殖之徒除范蠡子贛之外而善言美行足以稱述者有矣夫蓋其人太率起於織畝而終奢侈無益於俗無補於治惟丈人則不然矣丈人修家生蓋數十年矣以其行終長者果得富與壽又有子敬克其家蓋天之報長者也嚮使丈人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而其權變決斷取予所守能試有所長徒逐利極欲終身役役又何足貴哉丈人之於榮辱

之際禮節之分可謂得所處矣若夫閭巷之子匹夫編戶之民家貧親老糟糠不厭被服不完者雖欲盡親奉養亦不可得也子敬既藉富給之資讀書頌詩規行古人以盡定省之養無乃丈人之賜乎不有丈人安有子敬不有子敬莫以成丈人之志矣較諸白圭以下莫以慙焉豈其致富之謂乎亦唯以其有行也語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丈人頽齡猶有丁壯之色則子敬之喜可知也是子敬之所以請余言歟然余不才何足以褒揚丈人哉亦唯為知己故也乃述其所聞見以與子敬乃所以

壽丈人也

壽滄洲老人七十序

凡吾飛驒之民嚮學殆二十年耶滄洲丈人與有力焉丈人風流溫雅博與人交頗有古人之遺人之有技好之出其至誠以故德行文學之士旁及和歌俳歌書畫之流翕然皆稱丈人故知丈人者特多而丈人之名亦益著吾黨之子每聞某所有宿儒某者將以有請焉丈人必先求紹介以達其意莫有不應者已是以吾黨之子日孳孳進乎學矣丈人之有大造於我也蜀之文翁庶幾乎先是六十之誕節四方之

賀者蓋幾許人也其自遠而至者莫若崎陽木生木  
生所寄竹杖余為述其事以代華封之祝今年丁未  
丈人甫七十矣孟春之月諸子侄為設壽筵請親戚  
知友以觴丈人而鄉黨及四方之賀者復倍往日尊  
貴之人則自 大常白川王以下列國之君如姬路  
侯勝山侯不遠千里而投之以祝辭蓋昔之所無而  
今則有焉方今之世布衣韋帶之士奉壽之盛至此  
極矣丈人之交益博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又  
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斯之謂歟如丈人者可謂觀  
國之光矣吾黨之子亦與有榮施哉蓋丈人少壯好

遊山水于今數十年矣東極金華松島西盡瓊浦及  
二嶋足跡之所至殆遍海內傳云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樂仁者壽仁知之樂丈人有焉夫天下有達  
尊三鄉黨莫若齒然丈人之尊鄉黨豈啻以齒而已  
哉凡吾飛驒之民嚮學丈人與有力焉則丈人之有  
大造於我也庶幾乎文翁之於蜀矣自有丈人而後  
四方之士亦有吾飛驒矣則丈人之忠乎邦土豈淺  
淺也乎夫人之有技好之出至誠仁也而丈人之名  
以此亦益著則孰不稱願丈人眉壽萬年綏斯介福  
者也哉上之王侯貴人下之巖穴草野之士稱壽者



倍蓰往日。余以同鄉之故。辱忘年之交。已久矣。今余蒞其筵。無一个之器幣。可以獻酌者。亦唯從諸君之後。樂為丈人言。然而丈人當稱述者固多矣。且其多福而壽。獲之乎天也。豈余言之所能盡也哉。雖然。吾飛驒之民嚮學丈人與有力焉。則余也。雖不才。亦與其賜矣。是特余之所以壽丈人歟。乃丈人之所以不朽也。是為捧觴之辭。

送相常師序

相常師之來。吾飛驒也。蓋行其道也。夫相常。浮屠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故與之交者。說相常之道者也。

師少長於江州。數遊東臯先生之門。受詩書百家之言。是以頗知先王之道。可尊尚也。而亦有意乎吾黨之士矣。吾黨之士。所以有說於師也。夫以

國家龍興于今二百年矣。官治有制。國無幸民。浮屠亦與掌民。死生之數。則吾有司令之所及也。乃浮屠氏亦在吾先王之教之中。而不能外國之制矣。故今之浮屠。非古之浮屠也。而謂浮屠之道。無所關繫於天下

國家者。則不知時者之言耳。今之為浮屠者。先之以官制。然後乃可以行其道矣。初吉城民數百戶。請

臨生集卷之七  
官府以立相常為師 官府許可師於是乎始來師  
能慎其道先之以  
國家之典刑令民不納於邪不流於泆各守其業不  
遷則師之道亦庶乎行矣然師之道則余不知也行  
之與否非余所論也至其所受詩書百家之言則先  
王之教而吾所謂道也

國家之典刑舍此何適矣師其勉之哉余亦受教於  
先生久矣是其所以相得而說也非說其道矣乃吾  
黨之所以與師交也其諸異乎人與之交歟師將歸  
省其鄉為詩告別余於是乎贈以此言師其往矣以

此質之先生

有莘堂十勝詩集序

有莘三福寺村渡邊氏家堂之號也渡邊氏之子文  
英字君偉讀書喜詩文從余游久矣余先是為堂記  
以詳之矣頃君偉舉其地之勝尤者以謀于余將以  
圖之不朽也是地也拒州治東北纔一里許阻以一  
帶培塿逶迤相屬乎數里之間故在州府望之不見  
其地而東南向陽膏壤沃野原濕畛畛加之崇山  
峻嶺茂林川澤霞蔚雲起亦不可勝數也故今槩其  
勝之尤者凡十焉其一曰東嶽晴雪直乎堂之東面

巍巍乎峩峩乎挺秀於雲霄之表而呈竒於軒楹之間者馬鞍山也朝陽初照玲瓏積雪其勝一也其次曰古廟螢火鬱彼草木叢然臨乎川上者其應神之祠乎夏月爽涼聚螢所照其勝二也其次曰城山蜀鳥村中之山突然特秀者莫若古城山相傳昔時大和守三木直賴所據上有殘壘存焉暮春之候嵒花深紅子規啼月其勝三也其次曰村橋行人會崎之水源發巖井西北流數十里過村之南架乎橋此余記所謂趨高山道也人馬絡繹往來不絕其勝四也其次曰野寺晨鐘城山之下松杉蒼老鬱乎道場鐘

梵晨響其勝五也其次曰管祠松樹長白之山違顏咫尺當乎戶牖之南蔥蔥青松管公之靈千載如在爰建祠宇可仰而瞻依其勝六也其次曰隣圃菜花地宜菁菜自冬經春隣並為圃阡陌區分村女里婦或掇或頽茲及蠶月黃花敷地其勝七也其次曰滿野黃稻黃稻也者何邪稻梁之熟也沃壤之野稼穡如雲后稷之所基邪周室之所以興邪于嘗于社豳風之篇可以歌頌也其勝八也其次曰西嶺落月村外之野莽莽蒼蒼高者邱陵卑者川澤際之以三墳之山邐迤而長夏月蓐食適彼南畝遠雞報晨落月

半山其勝九也其次曰松村夜雨東有一簇人家是為松木村鼎山雲起蕭蕭夜雨月黑迷處數星夜火其勝十也凡此諸勝或可坐而觀或可步而遊此豈堂之有也哉而今專繫之有莘之勝者何邪夫通邑大都之人雖有好之者目所未嘗視而田野之人雖有此不樂也唯君偉為當之矣君偉家世籍富給之資課農程功租稅有贏衣食取給而後有樂於此故能樂也是其朝夕之所經見而可以嘯咏可以游盤則人孰爭其所樂哉此謂之君偉之有不亦宜乎廼係之君偉之堂亦奚疑雖然適使君偉有樂於此者

其誰之賜歟蓋吾

國家隆洽之治殆二百年于茲矣目不見干戈之威耳不聞鞀鼓之音鼓腹而熙擊壤而歌此乃君偉之所以有樂於此歟則亦

昭代文明之恩賜也君偉業已讀書喜詩文有志乎古之道者也古之所謂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者君偉其庶幾哉是其所以沐浴

國家文明之化不亦大乎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偉有焉君偉於是乎遂乃製十勝圖徧廣諸同好募以詩若和歌將以徵之四方也是亦君偉之所以

與人偕樂也是乃君偉之志也哉吾黨二三子各賦之詩以余居一日長使余有言乎卷端余不揣固陋遂叙此言以塞君偉之責若其長章大篇之自四方至者行將有所集成也余也為君偉不辭為燕臺之郭隗也是為序

送館郡丞省鄉序

郡丞館子就任飛驒之四年頗著政績吏民愛而慕之是歲瓜月之末告暇將北省鄉鄉越後新潟也距我殆將千里卧牛赤田山人入謁見曰丞君有尊大人存耶曰否吾幼喪父母曰然則何為省耶曰有先人之墓田船江於在鄉間宗族故舊亦存吾何為弗省也吾少也千里羈宦江戶為郡縣司農吏東西奔走維日不足往賜出身承籍

朝士為 府君屬吏適下毛又來飛驒吾去國以來凡二十有餘年矣吾未嘗一日不心在函湖上也越吾父母之國也吾奚為弗思慕也山人喟然歎曰有是哉丞君之仁也君亦有首邱之心耶是以 郡職劇務之暇冒暑蒙露跋涉途路而不憚千里之遠吁又何勞也乃推此心以服官政人孰不服從宜矣吏民愛而慕之也嗚呼

國家之賜出身亦有以夫丞君勉矣哉丞君文學之士也好詩古文詞是行也展祭先人墳墓觴飲鄉黨故舊有歡然者有戚然者又必為他日歸田之地者亦將在於此歟其哀樂悲喜之見於歌詩者幾許也余固願觀之矣臨其發也無他贈賄乃勸一觴以望君之省鄉不遠駸駸乎還任矣

門人 埜口玄珪士錫 閱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七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八

飛驒 赤田元義伯宜 著

男 光暢永和輯校

記

白山廟記

白山廟在大野郡一町村海藏山寺後山上見今錦川左右巷崖上橋以北民家及保川原一道西達鐵橋之民家所祀以崇奉之夫吾飛驒西北密邇賀越接疆壤界夫白山北方之大嶽也十一面觀音之所居靈秀氣之所鍾夏猶含霜雪其土白壤其山跨踰

三州而飛驒得三分之一然賀越受陽故其山屬賀越所祀之神三座一曰伊弉册尊吾天神氏七世之帝后即吾

東方帝王一姓不易之帝母也其次曰菊理姬是乃帝母之侍姬也其次曰泉道守彥是帝母之侍臣也土人相傳昔神之見白山放一道金光遠照東方其光之所流觸後世往往建祠新宮一本杉尾崎等是也尾崎蓋尾末之謂光至此而止故云然其祠廟之建後先蓋有之今白山廟相傳養老中建焉榮鏡院爲之祠僧居昔越僧泰澄登白山親拜謁十一面大

士感得不傳之密法是謂感得真言師練釋書所載可以見矣蓋榮鏡院舊爲真言僧所住弘治中爲故侯松山保貞氏香火大營建雲龍禪刹以來竟屬其末刹廟亦從而爲其所有蓋又時變之所使也至天正中金森氏來滅三木氏城卧牛山置高山鎮山王八幡之祠興而高山保川原以南北祭祀始分此祭祀之一變也雖然神之所安焉更千百歲而弗移噫弗亦偉矣哉可不仰以尊崇之哉古云民爲神之主水旱疾疫凡有求者禱焉莫不響應也則神亦無乃降之以福祥也嗚呼神人以安國家之福也恭賦詩

二章以繫其後是爲記其詞云

白山維嶽峻極于天維神攸止日月所躔金光攸被  
祠廟建焉維此祠廟永世弗遷維昔創始養老之年  
永鎮方土祀事維虔

祀事維虔祠廟肅穆神之攸安妖災攸伏神之錫爾  
與以百福國富民安百穀豐熟風雨以時上下和睦  
方土之鎮綏斯民族

忘機亭記

巖履吉徙居城西十年于今乃士邦舊僚之廢宅也  
士邦之始徙獨鑿一條之泉灌乎園間而已餘仍舊

質無所修飾故其園樹木石竹箭藂生築數年頗生  
古色最足佳矣高山金森氏之舊國也當時士大夫  
及工商之家比屋闐闐迨其移封于羽士大夫皆從  
之

國家置府而前時士大夫之家鞠爲茂草民受其  
地於官爲圃爲田往往皆然今府之南自西川原  
入而西者曰八家巷當時吏民之家僅八戶高山之  
西郭也

國家承平上下久安民之戶口歲增未知今之戶數  
幾相倍蓰乎舊也士邦所徙西接田野東望卧牛之



山不出數十步，城西田野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歷然可觀矣。士邦家世爲府屬吏，士邦結髮讀書，喜詩文，不與尋常俗吏伍，可謂擇而得地矣。今年中秋前夕，諸子從滕君士父賞月于此，余不佞與焉。酒闌，士邦請余以亭名，余爲書忘機二字以贈焉。余觀士邦爲人，蓋幾乎吏而隱者矣。其始徙居獨鑿一條之泉，灌乎園間而已，餘仍舊貫，無所修飾，所謂蒿萊不剪，安事一室之類歟。况有郭外山川之勝，日夜獻奇於前，則飄飄乎有箕穎想，不知羈絆之在身也。既無機械，亦無機心，是謂忘機，乃士邦之所以擇地而徙邪。

然是特燕居私息之謂已，至其官治之制，君臣之義，則有先王之道存焉。士邦既讀書，喜詩文，蓋有慕乎古之道也。其學之熟行之審於緣飾吏事乎，何有余遂布叙其地之勝，併述此言爲之記。

雪草菴記

立岩有寶蓮寺，寺旁之菴曰雪草，寺僧素月自名也。寺據乎北山之足，而上有盤石之崛起焉，遠望若建標，然是邑之所以得名也。東南帶以流川，西北繚以峻嶺，邑處峻崖之上，可仰而望矣。是余之所親經歷也。菴中之勝，則余未知也。素月爲人鄙朴，常好哦詩。

數來過余請余爲記余素不讀佛書惡知佛語乃使素月說其所以名焉曰雪山有草牛食之生醍醐醍醐美味也以辟佛理之玄奧焉余笑曰佛者亦重夫食乎香積之飯甘露之味皆出佛典凡生民之本在食故聖人所重民食喪祭素月親鸞氏之徒而有室家昆弟之好是佛者之近我儒者也攝生之養其可廢哉且矣素月以雪草自名也然雪草之生醍醐其寓諭深也素月之所自知也何須余言是唯一時戲之而已若夫素月潛心芬陀之典而吟哦之不廢優柔之饜飫之詩學與淨業兩熟則可謂端嚴佛子矣知可以爲記否

今日菴記

菴以今日名長等子所自命矣請余爲之記余未知其說也長等頗喜俳歌其家業賈數畝之宅在市井囂塵之中而莫有遠望遐觀之勝也屋後築小圃草樹一二株怪石突出是已此足以容膝而適其志矣夫俳歌和歌之變體也其言雖鄙俚哉亦與夫吟咏情性而興觀羣怨之用備者不大相遠矣蓋自春秋花鳥之美風月霜雪之狀以至今今天地人情世態

之變寓諸心而發諸言亦幾乎風人之旨矣長等生  
遇庶績咸熙之代爲堯舜之民是以治生之餘朝嘯  
夕咏從事乎斯不亦塵中之一樂事乎飛驪雖叢爾  
乎

國家恩光之所被及側陋弗遺國無苛政淳朴成俗  
野有鶯犬太平之洽蓋千百年一日矣是以士民各  
安其職而樂其業矣蓋不出戶牖而探山澤之勝容  
膝一室以觀春秋之變乃風人之幽致也長等之於  
俳歌也亦有所見乎其吟咏情性欣適志意亦可以  
代擊壤之唱矣夫然後乃知今日之可爲樂耳是長

等之所以名菴邪則亦太平之餘澤也哉然是余所  
意逆而論之且在長等則別有說矣吾所未知也乃  
述此言以應其請長等名友直字子溫長等蓋其號  
余同鄉人

遵渚亭記

森氏得地於川原街營別墅前臨街道與比屋而連  
屋後之地容數十步面卧牛山俯官川主人近斫樛  
翳芟蕪穢剏構一亭縱橫僅丈有半翼然遵水之渚  
疊石爲岸樹園植援北出之門通獨木橋亭成之日  
余與子敬輩過焉則却背市廛而不見紅塵之擾擾

山水鍾秀，風景蕭散，其佳不可言。子敬乃擇其勝之尤者五，使余叙之矣。夫崇山嵯峨，蒼翠蒨鬱，突然秀出，形如甍鏊者，卧牛山乎？上有金森氏墟焉，荒廢向于百年，雉兔菑蕘者，皆往。城室堡障，基趾猶存，民到于今，想見侯國之盛也，亦足以致陵谷之感慨也。是曰甍城，其勝一也。卧牛之逶迤，南屬乎於杉谷，帶之如周墻，如有受容，青松挺焉，雲霧興焉，野人往往闢土壤，種禾黍，是曰洪洞，其勝二也。洪洞之南，連山之際，層巒聳翠，直乎亭之東南者，杉谷也。有老杉，大十數圍，故以名焉。云其餘松樹尚多，隱然見一棟宇。

者神明之祠也，磴道高百餘尺，超然棲雲，是曰杉谷祠，其勝三也。大谷之流，潦聚成澗，當乎亭之東，如懸一匹練，夏月暴雨，水潦盛，至則其勢益壯，是曰飛泉澗，其勝四也。是亭也，隱映宮川之長流，而莫直視水也，以有墻蔽之也。坐于東軒，以北望，則岸益廣，水益大，石瀨潺湲，波浪揚響，明月一照，流光浮金，是曰清灣，其勝五也。過此以往，高城之市互北，人家溢郭，烟樹藹然，其他林巒邱陵，原濕墳衍，不可殫狀也。若夫春宜聽鶯，夏宜清暑，秋宜月，冬宜雪，四時之景莫不備焉。有五勝之奇，助之景致也。此亭之所坐而致也。

坐闌主人舉觴屬余曰蕞爾之陋豈足以煩吾子哉然余有說矣余每值暇日與一二良友來憇於斯啜茗嘗醪坐談竟日不亦優游之樂事乎吾子不以其陋幸命之名余曰凡以景名之未若以境之愈也請名之曰遵渚未必取義於九罭之二章也然於焉信處不亦善哉主人曰善遂叙此言以爲記與子敬輩併賦五勝以助其奇云爾

洋隅園記

管彬卿少爲高山亭長嘗以其率勵下能得民心縣官特褒賜白金使文書稱姓躬佩兩刀蓋加異數

也後數年坐大原氏之事逮繫于東都縣官別遣公吏來就國決讞高山父老數十人爲彬卿上書訴冤公吏還朝以狀其事彬卿乃得赦還迺使長子相承爲亭長彬卿於是退而相宅於城東錦川之涘誅茅而隱焉是歲八月偶余與平伯圭往過其居則數十步之宅繚以柴籬卧牛在前錦川在左蕭然一田舍四無隣並叢竹垂陰門庭間寂炊烟繞屋逕罕行人堂前之地盛營林泉其所栽植松槐楓柳竹箭花卉之屬藂然乎前若夫霜露蚤降林木變衰千枝萬葉淡紅濃紫繽紛翻風錦繡成逕最宜秋冬之

交加之有，衆禽來集，飛鳴啁晰，亦塵外之幽致也。過林而南，有一小塘，植蓮，蓮開之候，早涼宜人，清香可愛。林間通一竇，而取泉，泉觸石激流，日夜潺湲，如鳴環佩，然引而爲池，池水清淺，蓄家鰲數匹，朝夕咬嘎，戲乎水沚，或沈或浮，真如相忘。池水之餘，浸帶左廂而流，下建碓房，有舂穀之利焉。真龍之山咫尺，微見屋宇於林表者，廼山中佛閣香臺也。直乎簷之西南，少露邱墟者，卧牛之山也。園之林木蔽之，未見其全也。然樵唱牧笛，朝往夕返之響，若出乎坐間。過此以往，錦川之水在近，而不見其流，風湍石瀨之聲，有時

乎聞焉。其引而入池者，亦其餘流也。伯圭擇而得七，曰：閑門之竹，清淺之池，菡萏之塘，錦繡之徑，林間之寺，石上之泉，籬外之山，此其槩也。其它未遑縷指。彬卿少，余七歲嘗讀書，喜詩文，才敏最善草隸，同社之交，臭蘭不啻，然有故以來，余不與之相接者十餘年矣。一旦之合，豈能可不相視慨然乎哉。是日彬卿爲余置酒，設饗，笑談移晷，繼以膏燭，嗟吾老矣，而彬卿亦非盛顏。彬卿爲人，慷慨激烈，意氣相許，誠奇士也。酒後鳴噫，道故相泣。迄余將去，彬卿請以園名，余曰：凡大丈夫之不得意於時者，巖居川觀，亦足以娛其

志耳矣。是之謂洋洋踴踴。夫用舍行藏，古人之道也。子亦何莫樂夫。司馬公之所樂也。彬卿曰：諾。遂命其園曰洋洋。且叙其言，以爲之記。若其七勝，則行將有所述焉。

### 兩岐麥記

癸亥夏五月，二麥已熟。余家奴刈麥，得麥穗兩岐者一焉。余取而徧問之，皆以爲未嘗見也。嘗高山調馬場某氏田，三十餘年前生兩岐麥，高山人爭往觀焉。蓋不常有，凡物不常生，則謂之怪焉乎。後漢張堪爲漁陽太守，郡界以靜，大開稻田，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此其爲嘉兆也久矣。周時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作歸禾次嘉禾，鄭玄曰：二苗同爲一穗，然二篇亾而其義莫得聞也。余按名爲嘉禾，必周公歸美成王而終以德義之事。戒王心者，蓋有是矣。旅葵曰：人不易物，維德其物。古之君子，瑞慶已至，則益修其德。災祥已見，則恐慎其身。故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之用心如此，是以天監之德以降百祥，而消其妖孽。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後漢世悅祥。

瑞而鳳凰神爵數集郡縣而識者以為鳥妖况其他乎凡古今貴瑞祥者下有甚焉者可以無惑已雖然君子所貴乎博物則亦未可不辨也而今年余家收麥盛於常年然則兩岐麥果為豐年之瑞不可誣已余以致郡丞郡丞獻之府君余因述此言以為記

粘材淺水琴記

余往年獲羽根粘材自註曰羽根村名在飛驒州益田郡村有諏方廟廟有老大杉蓋數千百歲物其大九抱根株生大窟穴容八席嘗無賴輩失火燒之火經旬有餘日而滅又有雷擊其末梢生火然亦未嘗焚也丙寅七月四日無風自倒響振數里根株之倒輪廓僅存伐之八尺以上其皮膚厚六七尺伐之獲以充雪峯重建佛殿屋椽之材材大小百數十枚

余客歲先府君及丞吏往檢視從丞吏而歸如其蔽牛之大與顛仆之狀余別已為記詳之矣又聞琴材以危苦為奇余意以此材造琴恐天下無二但憾知琴之制度者世未曾有也君輔琴士天下之所共知也吾欲得此人以使鑿造焉然君輔東西南北之人也所謂雲中白鶴者數吾何以網羅之哉其不可相得也亦已甚不虞今茲君輔負琴飄焉獨行遠陟吾地也會來過田中大秀許其所負琴明翰林學士顧元昭造玉堂琴也大秀精國學且好音律從君輔學琴欲倣顧式以摹造焉恨無良材余幸蓄粘材且



利君輔鑿造，迺致一本以供其用。大秀悅，君輔亦悅，以為天下之奇材也。君輔速命工鑿造焉。凡五日而琴成，始以為不漆琴身，則音調恐弗和暢。雖顧之琴乎，尚且漆身，乃君輔絃之，試一再彈，音韻發越清絕，素質而足用也。君輔益奇其材，名曰淺水蓋。

本邦上古催馬樂歌辭，有淺水橋淺水川名，在斐太國益田郡。往時有橋，今則亡矣。今茲七月，君輔亦往觀焉。高山人近藤久三從負琴及酒一瓢，坐川傍石上，彈數曲，飲數杯，盡歡而歸。橋之舊址在上留村西岸尾崎村之水際，其川曰淺水，其水穩流清見底，故

縣令長谿君藤原忠崇所建碑存，與羽根村諏方廟旁粘所生之地相去僅一牛鳴之地也。大秀善國學，故取之上古邦土歌辭以名焉。乃請銘乎余，余為古體十句以志之矣。材固天下之良材也，君輔天下之琴士也，乃使君輔鑿造焉，則琴之事盡矣，無復遺憾矣。是可謂千載一遇矣。余應其需，為琴記。

論

傳說論

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授之以政，作說命三篇。夫以高宗之賢，而知傳說之賢，孰謂之不明哉。然徒謂以

高宗之所夢與說之象惟肖用之授政則吾弗信焉夫夢者虛妄也政者國之重器也以妄授重器幾乎戲矣高宗必不然矣且吾聞之唐虞之有天下三載一考績三考黜涉幽明古聖人之用人也其難之若此矣未有若高宗之夢得說者也然則高宗之得說抑出天幸邪又焉在高宗之明哉余惟高宗之得說不必在此也其書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適亳暨厥終罔顯故民之所憂勤疾苦高宗能知之而說之賢在野亦高宗獨知之夫知人則哲能官人可謂明矣高宗受嗣一旦登微

賤之士授之以政蓋恐群臣百姓不心服也故高宗免喪其唯弗言乃蒞群臣之間焉然後託之夢以形求之若出天然是以群臣士庶亦莫之疑遂命之政以輔成殷道也嗚呼古先哲王之用心也若此其難得人固不易孰謂不然矣

### 駿馬論

世說者或云馬之行千里者無所用於治平之世故駿馬之出不祥也其說原於藤藤房野史氏曰元弘帝時雲州刺史佐高貞貢駿馬一匹赭白繁鬣脊有四十二旋毛朝發雲州富田暮至京師一日而行七

百六十里，帝喜，徧問群臣，丞相賀曰：「聖朝德通上下，龍馬爲之來，是天報陛下也。」藤房後朝，帝語之，藤房對曰：「以臣觀之，則駿馬之來不祥也，將有大咎，帝其可戒懼矣。」昔周穆王御八駿，徧行天下，西觴王母于瑤池之上，游盤不反，自此周室日衰，諸侯多叛，如漢孝文、光武皆不愛千里馬，曰：「吾獨乘千里駿馬，將安之哉？」臣是以知其爲不祥也。帝默然，當此之時，鑊倉始滅，四海民未安集，而帝方驕恣，日募士講武功，役無時，上下怨懟，藤房於是乎託駿馬諷之，語不止於此，是待其間，然後發之，古之道也。春秋之時，諸言卜

筮及對君之問者，率皆類此，不則騏驥馱之，著稱乎載籍者多，舉謂之不祥耶？夫有奇才者，日以千里馬，歷世皆然，駿馬之出，果不祥也，與其以稱人也，諄矣，然人主有驕侈之心者，必好遠方奇異之物，不可不誠也。藤房之諫，可謂忠矣，世不深察之意，而概謂駿馬之出不祥也，亦幾乎齊東野人之語矣。

三仁論

孔子言殷有三仁焉，三仁謂微子、箕子、比干也。孔子言其仁，而不言義，何也？蓋有所憾也。然聖人殷後也，稱其美，而不稱其惡，禮也。故有褒而無貶，然余嘗竊

疑殷紂之罪，浮于桀，惑嬖妾與炮烙之刑，醢梅伯，脯鬼侯，囚文王，剗剔孕婦，割朝涉之脛，有是一罪，當為天下以義而廢也。而三子之賢見之，不敢以廢也。益長其惡，以苦虐萬民，遂至使周武大興師，以傾覆其社稷者，不亦惜乎？夫三子之於殷紂也，有至戚之親，有君臣之義，方是時，殷之廢立存亡，懸乎三子矣。往大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改行，以復其位。伊尹雖非至親，尚能行之，保其國家，可謂至忠矣。况彼三子之親乎？何憚而弗以義廢也？夫比干諫而死，無益也。凡以道直諫於暴君之前者，不得不死也。徒

死於紂之手，不若謀幽閉于室，不得出入，投武庚於外裔，使之悔過改行也。然後立微子為君，舉箕子為相，則殷之社稷庶可保也。未至宗國之顛覆也。三子坐見宗國之滅而弗救，又從而服事于周，享茅土之封，仁則有之矣。義則吾不知也。三子之行，止潔其身而已。是夫子之所以稱其仁而不稱義邪？夫子又曰：見義而不為，無勇也。謂若此類者邪？盖有所感而發之者也。

駁范增論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此言固是。然其所謂增不以羽

殺卿子冠軍時去獨恨其不早耳且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是增之本謀也方羽弑義帝則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豈必待陳平之間哉且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則君臣之分未定也增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蘇子之論美則美矣然未深考耳余讀史記所載增之事跡可想見也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蓋其往說項梁立義帝亦不過收人望而使諸侯服從耳增豈存大義者哉此即爲項梁計而不爲義帝計者也天下之事如定乎何有於義帝哉義帝徒爲芻狗已而義帝心常許漢王則是乃增

與羽之所最惡也方其救趙增與羽共受義帝之命從卿子冠軍而北其意必有忿然者矣羽殺卿子冠軍而勢大振則西楚霸王之業思過半矣是必增之謀也非增殆不至於此嗚呼鴻門之會增心常爲羽在殺漢王則增爲羽之服肱者也孰謂君臣之分未定乎以此推之羽之殺義帝也增必與知之矣何有於義帝哉增之暴戾尙有甚焉者增曰吾令人望漢王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嗚呼何其弗思之甚也夫有天子氣天也非人力也增欲強擊之方見其不知量己意者增之於羽去亦亡不

去亦亡一范增則其如漢之天授何而蘇子曰增不  
去羽不亡是亦不知道理之謂也增及爲羽見疑則  
身去發疽而死不爲羽齧粉者幸耳余故謂其言增  
之去善矣固是也然蘇子論增以君臣去就之分誤  
矣初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者義帝非能知而拔之  
也由高陵君發之也遣漢王西入關者諸老將許之  
也諸老將許之獨許漢王長者耳是漢之天授者也  
夫羽弑義帝亦爲漢氏開帝業之基緒者也藉使無  
羽乎其爲義帝者亦難矣哉義帝不早自圖而竟遇  
江中之禍悲夫夫謂之天下之賢主吾不信也余故

云蘇子之論美則美矣然是唯紙上之論已未深考  
耳

說

藝竹說

伯瑜結髮讀書學詩恒與牛山田子游又旁以臨池  
墨竹之技稱焉其家業賈家于邑第一街距錦水近  
因自號錦川釣徒云屋後乃營一小圃藝竹一叢條  
暢扶疏殊可愛也田子乃載酒過焉遂命之曰綠猗  
伯瑜問曰夫人以其所愛名之以其所名志之蘭之  
名子鼎之名年將徵諸將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今其名之有說則可，無說何以致之遠乎？田子曰：然。夫籬籠之爲物也，節直而中虛，歷霜雪益彰，方其玄冬苦寒之時，獨與松柏爭茂者，此其爲物也。勁直貞堅，君子比德焉。是以山陰幽叢，諸賢爲之停車，吳中好竹子猷爲之下輿，然至如其逃避不出，暫住爲煩，則又逃名挫廉之士，放誕慢世者之所爲邪？今伯瑜不必然矣。上之父母在堂，下之奴隸子弟孝順友恤，色養是務，行有餘力，則旁逍遙乎文雅之圃，口先王而說詩書，是乃伯瑜之事也。雖然，學問之道不易，但古之人

亦難之，故其體物也勁直，其處已也貞堅，其猶竹之有苞乎？蓋取諸其所類而愛之矣。母乃伯瑜之志在此乎？或謂賈人之子，雖刀逐末，廢居是事，何用詩書之爲者？此其人庸短，奚足與議哉！夫不務本而趨末者，謂之倒縣之民財者，末也。德者本也，是以先王之道本之於學，成之於德。然後君子亦何嫌夫貨殖哉？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故田子名之曰綠猗者，取諸淇澳之首章，庶幾乎其志之毋以忘也。

于公女曰絲絲各取籍與之首章  
 政風惡者聞者  
 精曰觀如斯其無縣什餘  
 能本之於學也  
 感簡之固練之凡祖  
 之為香也其人  
 我乎更賈買人之于  
 門人  
 津楚廷賢子容  
 閱

卧牛山人集初編卷之八



